八卦餘生

八卦餘生卷之八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止下動為頤之象得其養則為大人故貞吉觀頤則思養則觀頤以求其養之事口實實口也有口則必有食入于口者不苟則立于身者不虧此士人之大節卽苟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善矣君子慎其所以養之者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

君子有養人之責。養之善。則物得其所。養之不善。則物不得其所。故觀于頤。而因觀君子之所以養人者。君子有自養之道。得所養。則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浩然于天地之閒。失所養。則呼蹴墦閒。嗟來無所不至。而生平掃地矣。故君子觀其所以自養者。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取象在頤。推而言之。則養之道無窮也。時者。所以為養也。如春生秋成。天地之所以養萬物也。失其時。則物不

得遂其生。不違農時。聖人之所以養萬物也。奪其時。則民不得賴其用。順之之時。不亦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盡乎養之事矣。朱子曰。禍從口出。病從口入。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靈龜。所以為寳也。自有而自棄之。乃覬人之朶頤。所謂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矣。不但侮辱由人。亦且爭奪叢禍。得不寸臠。害將尋丈。甚至或為子公之染指。凶不盡言也。世之人所以甘心為齊人。而不自愛惜者。皆飲食

累之也。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朱子以靈龜為不食之物。言在我自足。可以不待食于外者。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况津津于飲食之間乎。九陽也。一動不臧。萬有俱喪。可不慎乎。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士本自貴。若自畀而求人。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養正則吉。君子之經也。不守其貞而顛頤。則拂經矣。丘以喻高。

謂仰高以自潤。瓜田李下。君子嫌之。況不義之地。不潔之食。而可往乎。不盡喪其生平不止。故征凶也。諸家皆以顛頤為二。顛而不求于初。丘頤而為上九。殊未安。夫六爻以次序言之耳。豈真有上下之可分乎。且二何人。初又何人。二乃云下求乎。若必以初為有人於此。則初方觀人朶頤之不暇。而有飲食以養人乎。且初九陽也。士窮而在下者也。士儘有愛其靈龜者。亦非六二所得而據其上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象不分頤顚丘頤爲二事但言六二征凶故知是士顚倒妄求自失其類也類士類也今士之自失者皆謂之不類蓋本此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易之爻每至三而變反其本卦如頤之六三亦其一也夫拂頤者何也頤者養也拂其養之常也君子以得其養之爲貴非以廉養爲高也蓋養之于人大矣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言養之重也聖人取象于頤推極于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

養賢以及萬民得養則生失養則死何嘗教人不養但病彼不自愛如初之朶頤二之顛頤為可恨耳乃有一種矯戾不情之士以不受養為高棄絕人世故為孤介以自標異如陳仲子鮑焦輩是所謂拂頤也彼之所守未嘗不自以為正正而無補于世無益于節徒自賊其身安所取之此等之人不為人所用世亦無所用之究竟不能充其操而成蚓彼亦何所利焉故云十年勿用无攸利十數之終十年勿用終不用矣三處終之極而秉陰性蓋士之不近人情者故其象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大悖者彼所為之道道大悖于聖人故十年勿用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顛頤與六二同不容有異辭若以位論之則四為近君似是憑權勢以吞噬下民者故云顛頤虎視眈眈甚于覩我朶頤幾欲攫而奪之矣其欲逐逐無厭之求也又不止于拂經而已然曰吉曰无咎殆不可曉而解者必曲為之說曰在上而施于下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

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以文義觀之終不敢信以為然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以上養下聖人方贊頤時之大何嘗以為顛耶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爻詞既不可曉姑闕之可也朱子亦以此爻為難觧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註謂六五居尊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如此甚不然君不能養人上九何人乃能養君耶且上而賢也其所以養人者有一非君者乎奈何居以為已有而

反使君就已耶甚不經之論也即云君賴其養則君能用賢而自養亦是理之常然安得為拂經程傳又謂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使君能如程傳所言大賢之君不過如此既能澤及于天下又何以不可涉大川一爻之中自相矛盾何可通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聖人言順以從上豈是君所以施于臣者故傳不敢信也竊詳此爻言養也非君也拂經者失其常養之正也

如公養正也。乃有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戶。至周而免死者。則非經也。然居不失其正。則雖受之可矣。故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富貴之場。不可輕緣。況吾道未通。不可有濟也。蓋五雖艮體而未全。陽德正性未堅。故不可輕自嘗試。所云順以從上者。居貞順也。權時審宜。如受周不辭。從上也。蓋六爻各占一事。如士之窮。而從權以濟。亦事理之所有。故以六五當之。六陰也。象士之位。五陽也。象士之德。諸卦五爻儘有不取君位言者。無可疑也。且諸家既以上三爻為養人乃却云君受

賢之養。亦自違碍。升六五。升階。說者既謂指臣。則頤六五之拂經。何不可指士耶。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之為卦。取上下兩陽。初陽既以輕動而失巳。上陽則以能止而得正。得正則得頤。頤所以為養。頤在則養在。故萬物之養。莫不由頤出。聖人論養之本在頤。故曰由頤也。所以成養之義也。物既不齊。千頭萬緒。難以調劑。一處不到。即有一處不得其養者。是故雖觀于頤。以滿其養之量。亦必厲以慎養之事。而乃吉也。利涉大川。全

其艮之體乃以裕其動往之具。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得其養之職下得養之樂故曰大有慶也。

頤之卦雖未透徹然自養養人之義大略具是矣若逐爻論之則其爻何以如此尚未得其說以序次排之初朶頤但有垂涎之意而未決裂二似決裂而甘心負塗矣三則矯之而為過情之事四似以有祿之家而為谿壑無厭之求者五則士之窮而正者六則養之道備矣今必分其上其下某君某臣不免牵强况乎養得其理

凡為君為臣遇之各自取義亦未嘗不具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凡五陽一陰之卦未聞有以陽過為病今四陽二陰乃以為大過者何也陰陽相濟欲得位得中初者卦之内主而陰居之上者卦之外見而陰先之陰弱而不足以勝任陽亢而不居其所皆陽之失故曰大過陰處非其拠本末失措故有棟橈之象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陽也。

棟橈本末弱也

本末二陰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奪陰位。而並乘用事。故云剛過。二五得位而中。故云剛過而中。巽以出之。說以行之。雖剛不亢。故利有攸往。

剛忌過。剛過則折。輔之以巽說。乃可以得亨。故云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不可過也。而時或為之。茍非有大過之事。則無以濟

天下之大務。故世有大過之時。聖人因有大過之事。故云大過之時大矣哉。此見非聖人不能大過而聖人之于天下。真有以補天地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非小補之而已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木為澤所滅則難乎其為木矣。人為時所困。則難乎其為人矣。凡人之性。有與立則勁。無與立則撓。衆皆風靡。而獨立有不易把持者。蓋守正而自信。則有是非毀譽之咎。守正而忤人。則有利害禍福之厲。故貴于不懼。人

之所以不能堅持者非盡亂于得喪或亦功名事業之心累之也能避世無悶則無不可自立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者陽也初不過也但以謹慎承大過之陽而藉用白茅則亦可以无咎此見人苟能以敬慎持身雖遇剛暴之人亦可以免禍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安其為下而敬以將之用柔之道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則老。故有枯楊之象。而生稊則楊。猶可用。倘能得其女妻。則猶可以成生育之功。无不利矣。諸說皆以初為妻。似亦不然。稊。根也。女妻。女之未為婦者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少女為過時。故云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三巽體木象。而處大過之時。則為重剛。太重有傾壓之象。故云棟橈。體弱任重。故不能勝其任。橈則凶矣。此以剛愎債天下事者。本卦以本末弱棟橈。九三以弱質行

剛亦撓然不勝其任者不獨陰柔陽強遂有異致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凡人可輔則何凶之有惟才既闇劣又不自量而好勝不能虛受雖有忠知不能相輔以有為是以卒致于敗非不幸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亦剛之過者然以兌為體而又處陰非一味純剛四近君之位大臣之象國家之事非老成不任而四以剛乘之為能勝其任故云棟隆吉也有它謂志不純為大

臣者務須精白一心不當有營私之念不然位尊權重人所側目而參以自用之意宵人藉口將有專擅之議故有他吝也大過之時患在剛有餘故戒以有它則吝

諸説乃謂下應初六恐其過柔為有它未然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下謂羣小也試觀從來柔黜之臣不克善其終者皆為下所橈而亂其所為也非剛之不足而以強陽自用而宵人乘之所謂不可與有輔是也非初六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五陽過之甚而自用不已故譬之枯楊生華津竭而不
自知也如過時之老婦而得其士夫將何所為乎以其
欲有為也非有不正故无咎以其終不能有為也正亦
可厭故无咎老婦喻詞也古之人多以婦女為喻諸說
溺于陽不可為陰遂以老婦為上六士夫為九五夫時
方大過五安得為少男甚不通之論也此爻似專為鐘
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言也士夫士之未為夫者
六十四卦之爻詞人人可用五固君位然卦之所值不
必定指為君且枯楊生華亦非君人之詞若必以君為

言則從古未聞有以君為過而謂之枯楊者所以然者過之一字不可加于君也即如同人之九五程傳不取人君之義又如恒之六五婦人吉夫子凶明不指君言諸卦之五不指君言者甚多何獨疑于大過乎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玩象詞何曾以老婦為上六老婦呈身于少男之前真是可醜或以先進之士雜蹈于後進之中與之周旋從事或後進據上位而先進處下僚至仰其顏色不亦可恥之甚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兌之主也。處諸陽之上而臨木。所謂澤滅木者也。過涉似當指巽。過涉至于滅頂。凶不待言。然不顧滅頂。而必涉者。所遇則然。此亦馮河之一也。事非已作。故无咎。上六。澤也。並遇上六。則當有過涉滅頂之應。非上六過涉也。初以藉用白茅而免。上以過涉滅頂而凶。所處不同也。朱子以為殺身成仁之事。意者其然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則凶矣。處時則然。豈可以為士之咎乎。

天下事非陽不濟大過之陽非盡不可用在自度量謂何耳可以用則用為生稊為棟隆老成人不可廢也可以止則止為生華為老婦外有與議內有面目亦不可不顧也若過涉滅頂時之遺也獨立不懼君子固有以貞之惟九三剛愎用罔無取焉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狎習也凡人之情猝過險而驚少嘗之而定久處之而狎矣是以險貴習也胆習之而過才習之而

老有孚內有主而自信也身雖在險而心以有主不困故維心亨居常言亨亨何足異以有主之心行危險之地乃吾道流行吾行得力之日境自險道自行道不困亨何如也凡人之行畏則不敢盡其所當為心亨則心有主而不亂事有條理節義可觀是可尚也庶幾顛沛必于是之君子乎

彖曰習坎重險也

猝險易過惟時時歷險而後知世路之艱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重險故流而不盈言險之甚也流不避險行險也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不失其信也玩經文似又以水行險程傳難以陽剛中實居險中行險而不失其信然陽亦畢竟是水豈得以坎中一陽與水分爲二耶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剛則不撓主于心中故險不能屈而心亨也往有功者爲其事必有其功惟不敢行則無功耳或曰功固有之然往可必乎曰其愚不可及終以愚濟固是往有功即不濟然素患難行乎患難盡其在我是亦功也事之成

者。以事為功。事之不成者。以節為功。事功節功。皆功也。皆以能往得之。故行有尚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之險。自然之險也。王公之險。人設之險也。聖人因險以為用。而萬世利賴之。險之用亦大矣。曰時用者。聖人守國。固不貴險。而險有時用之。以守其國。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險之時用為甚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險矣水洊至則為習坎然在重險之中流而不盈是為真行行險而不失其信是為真信于險中得其常體者水也于險中得其常道者君子也故以常德行能不變于險乃常也習教事能不驟于險乃習也蓋以道歷世故而又以世練身也程傳本義俱取洊字義謂當習熟或非聖人論險之意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處重坎不求出坎而反入于坎無可奈何以身聽之之詞就中遂有變而徇之之意夫守道雖未必能出坎

而道在入于坎則徒失其道而坎亦未必能免故凶此大類世之婢妾賤士計無復之之態但此等人不足言殆爲世之強陽自詡而臨難倉皇束手者乎夫險者人之不幸也聖賢君子所不能免但處險亦必有道乃內無所持而甘心自溺安得不凶初最下乃人之至卑汚者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不必不凶惟失道之凶乃必取之凶不足言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即險也。而曰坎即險者。坎者。其所處也。險則有禍福不可知之事焉。故曰。坎有險也。九二。處重險之中。而能以陽行乎其中。雖險必有濟。得者。道之用也。小得者。未脫于險也。是所謂往有功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三處重險之中。前後皆險。坎方來而未已。故云來之坎坎。六三。陰柔無氣骨之人。故處重險之中。而險且枕。入

于坎中。枕。安也。險且枕。安于險而無撥亂之意。亦終入于坎窞而已。勿用者。此等小人不可用也。蓋國家之用方來。而若華身處事中。全無切膚之警。殘民剥軍。惟利是嗜。曠日廢時。惟便是圖。甘心胥溺。卒至誤國。安可用也。此與初大略相似。但初是无位无能之人。遇險則挫。三處陽位。職守在身。而可以有爲者。但無意于爲。所謂燕雀處堂。終于自及者。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安于險而不爲。何功之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天下事惟質實者辨之虛囂之人徒欺人以口給未有能濟者也雖處深險之時但一味質實行之如樽酒簋貳至薄矣用缶至陋矣而真意存焉雖有凶暴之人可以情諒也約要結也納約于人自牖而通之程子以為因其明而喻之理之可通者凡人因其所明而喻之則易為力如此則可以終无咎雖未必得吉而不至于益禍也此爻朱子以樽酒簋為句貳用缶為句周禮亦有攄但此爻義取朴質無取于貳故不從之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柔接際之道宜如此委曲質實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五方在坎中。故不盈。坎流而不盈也。流足則盈。盈則平不盈。水未足也。既平。水流足也。目下雖不盈。然能常流而不斷。則無不平之理。平則出險无咎矣。是以貴于心亨也。在九。力持之而已。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之所存者未宏。故外之所濟者有限。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纆音墨 寘音真

險何必不遇惟道為可恃二以道小得五以道既平皆有陽氣之人也惟四以近五用柔五以陽剛四不妨濟之以柔上則位尊責重專以陰柔自處棄道苟容全無濟險之意亦安取若人而用之故于出險之日計其功罪核其情狀惡之安得不甚取禍安得不重徽纆係之叢棘寘之無復矜恤非甚也自取之也三歲不得者天道三年一小變三歲則亦終不得矣不言十年者十年為積惡者言之也上以陰柔誤國損節罪惡已重無復

可積也。凶之為言。殆近于死乎。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惟其失道。以至于此。

甚矣。險之練人也。歷試諸艱。險之屬也。苦其心志。險之事也。險阻艱難。備嘗。險之習也。但其所遇有不同。下三爻似皆遇險者。而以陽剛自貞為用。初與三。皆以失道自凶。四五似皆治險者。故有樽酒之設。有納約之事。坎不盈。祇既平。又似治險之責。有未盡者。但以有主之心持之以守靜之道。久之。終可得平。惟上之險。似自致之。

與遭險者不同。大甲曰。自作孽不可活。上之謂也。總之過險治險不同。而皆以道為主。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一陰麗于二陽。是謂之離。若乃明自是陽之光但陰處中而陽不燥。陽自能明。非以虛中。中虛只是卦之形。非取義于中虛也。以火言之。火得木乃明。明為光。木為質。何嘗中虛。今人溺于火。必有附麗而後明之說。而不究其所以然。則似以陽麗陰。而明不反言之乎。利

貞自人言之也火之明不用之于正則焚人之明不用之于正則蕩明以正用乃合乎道故亨離爲牛畜牝牛取其順也外文明内柔順吉之道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天下未有無所麗而能成者故日月必麗乎天以成明百穀草木必麗乎土以成性重明必麗乎正然後聰明睿智可以有臨而化天下成文明之治也曰麗乎正未嘗言麗乎陰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不能以自行必有所麗麗乎中正則柔得其道故亨所以貴于畜牝牛者所以養其順也曰柔麗乎中正麗屬陰益昭昭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明明相繼循環于無窮大人大君也臨四方者也聰明照天下不可一日無明主也夫智愚存乎人明可以強繼乎苟能此道雖愚必明則明可繼也是以君子慎所以養儲者明兩作一句離一句重離明兩作也

離則自離不待兩作而後成離明兩作之離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離文明之象士之文明先自動容處觀之履錯然文也士之事也但有本之文誠中之形也無本之文沐猴之冠也本者何敬是也文以敬行是謂德容士之不尚浮華者何咎記曰禮樂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是也初以剛居下而體屬火有進而欲動之象士之無位而以文著者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敬以救文之敝故以辟咎也

六二黄離元吉

二坤之正也黄坤之色也黄離文明之中正者也故元吉二離之主也自坤来居乾之中而為離以陽為用以陰為質陽照故陰能明陰潤故陽不燥六二黄離日月之貞明者也天地之化育大君之知臨皆在于此大吉而無以加焉者也苟為不然必有作聰明以自用以衒御天下者何吉之有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黄離。離之中道也。未有不得中道而能吉者。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在人則已耋矣。不鼓缶而歌。則前途既窮。將并其歌而失之。則為大耋之嗟。悔無及矣。夫鐘鳴漏盡。而役役不休。徒自敝耳。魏風之詩曰。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可不惕乎。其曰凶者何也。君子之凶。莫大于不自得。以虛其生。而禍福次之。夫明非取于韜晦也。而日昃之離。其光不長。既不能為世之光。則亦當自愛其末路。故有明必有晦。易每至三爻而變其道蓋

如此。三明之盡也。

瓦缶器也。夫鐘鼓遠矣。然鼓缶而歌。亦足以自適君子之樂。亦隨時也。豈必求不可幾而後爲快哉。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晝無不夜生無不死日已昃矣。雖欲照之爲時幾何。不但金玉宮室。無一可恃。即富貴功名。亦轉瞬成幻。然則不樂將何求乎。夫衛武公年九十。猶交警于國中。聖人豈教人以歌樂自安乎。蓋勞我以生。逸我以老。聖人未嘗不本人情以爲道也。夫安于樂而無求。即缶足鼓。歌足

樂矣不為營營戒之在得正武公之警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傳既以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為承繼之義却又言以陽居離體而處四為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乘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此殊令人不解夫四以陽為體故成離今又病其非善繼則必體柔而後可柔則成艮可以言離乎然則何也此爻論象非論繼也四處重離之初以位論之四有陰道焉今以陽用陰而又處重離故為剛之過盛全無柔順之意故炎赫之

勢。突如其來如不戢自焚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焚如。言其焰之兇也。死如。言其將及也。棄如。言天人之所共惡。無所容也。此見能剛而不能柔。强陽之極。取禍必烈。聖人之言。遜而不迫。其最狠而痛言之者。無如此爻。及天命不祐之象。辭皆實理實事。切戒之也。以理諭之。四之禍必至于此。亦明白易見者。故陽一也。善用之可以為文明。而不善用之。則凶。所以貴于畜牝牛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剛暴之極自以為一世之豪。亦知其無所容于天地之

問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程傳以為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然以柔居上。在下無助。獨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以為時當然。遷就曲說。一至于此。夫臣而賢也。何所顧慮臣而強也。豈出涕戚嗟所能免乎。且君而至于出涕戚嗟也。亦不成君矣。自古至今。未聞有以哭泣為憂勤者。余謂此文。方謂繼明者言之也。蓋重離

之五與他卦之五不同代君不可以不戚有國不可以不懼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情發于中不知其然而然嗣子之事也其吉可知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公矣又何麗言麗非王公也麗王公者也非世子執能當之文義甚明而諸家溺于五為君位故其說支離不成文理請再証之坤之六五程子曾以女媧武后為言夫婦人不可為君甚明矣而有時不能不以為君況世子出震繼離而重離之六五不足以當之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爻明謂大君之事。上處離明之極以照臨天下。天下之服從者不待言。其不率者則治之君之事也。有嘉。嘉美也。王赫斯怒。天下安之也。首所征之罪首也。折首震其威也。獲匪其醜。醜類也。脅從罔治。不濫刑也。夫離文明之象也。而以武終之文而不武不可以為文也。故言文必及武易之道。往往如此。

甚矣古人之不尚首功也。但殲渠足矣。獲匪其醜不但脅從罔治。以廣天子之仁。若乃受專閫之寄。總王師以

臨罪人。乃取無知醜類俘以為功。而獻之廟堂之上。不亦羞天子而辱六師乎。此後世用兵大弊。臣子苟以此矜功伐天下亦苟以此飾耳目。宣捷受賀。論功行賞吁可歎也已。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邦之事。孰有大于禁暴止亂者乎。雖有曲為說者。亦不能以此爻為臣子之事。則六五之為世子繼照也。何疑。

離文明之象也。有有本之文。初之錯然二之黃離是也。

有用晦之文三之鼓缶是也有无益之文四之突如是也有敬止之文五之涕嗟是也有有用之文上之出征是也善用之則文明賁于四方不善用之則文焉而已矣

自泰否定治亂之局剥復明循環之用而天地間之大理盡矣其餘同人大有諸卦無人不有無事不然時時體會事事體會各有實用不必不相承相承所以相濟不必定相承不相承所以時出若必相承而不可亂則是泰之世有不同之人而未大有之時可不用講矣有

是理乎。聖人序卦。自有至理。然卦既六十有四。則亦不能不序。伊川溺于序卦。而必曲為之說。余是以不敢安也。

八卦餘生卷之九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擎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可行 元燈 桂芳 重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兌少女艮少男兩情相感故謂之感感則通而亨矣而云咸者男女自有遇合以無心感之而成故云咸也咸無心感有心也是以利于貞不貞則非自然之感矣而于取女則吉也艮以少男下少女得男先于女

之義婚姻之正也

彖曰咸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止而說男雖感而不妄動女雖說而不妄隨男下女則而情各正男女以正合則可以正家而亨男女之際聖人謹之故戒以貞以此取女吉道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感。非有心也。陰陽之氣機自動。故紆徐不迫。陰陽調和。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亦非有心也。不言之德意潛孚。故風草相入。物情調暢。而天下和平。天地聖人萬物感之者。受感者。皆相遇于兩無意之中。故觀其所以感之者。而知天地萬物之情。皆妙于自然。著一毫私意不得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所以為容。有容德乃大。故艮入而能受之。君子觀于山澤之象。于世當何所不可容。不容者。不能虛也。故橫

其虛懷以受人。則納汚含垢。不矜雅量。而芻蕘工瞽。無非規益。天地之大無窮。而吾之虛懷。能幾何耶。

初六咸其拇

拇見于形矣。咸者。孰咸之初也。其拇者。試之以拇也。故曰。咸其拇也。此有心之感也。初艮體不宜動。然有感焉是妄動也。拇最處下。爲艮之初也。

天下事。莫不始于微而成于著。故君子愼微。拇迹之最隱。而人之所不及測者。故以爲喻。雖然。聖人論感。雖云取象。亦必有實理。拇以一足指。何能爲感。蓋男女之感

而心未同。而以足指嘗之也。此語雖近于俚。而于相感之理甚切。所謂咸其拇者。意者殆取諸此乎。感在若有意無意之間。尚未有所明動。故不言吉凶。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感雖無迹而一足指之動。志已馳于外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則動矣。吉凶生乎動。動以腓。動之不以正者。非禮而動。凶之徒也。若能居而不進。吉猶在也。註以腓為足肚。未甚明白。夫拇為足指。足指既動。而腓有不動者乎。腓

似當在足之上股之下蓋少進于拇而動不自制者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動雖有凶道然能制其欲而止之則雖有一定之差然未見之于行猶順于理而不為害也然則腓者吉凶之間乎不可不愼也二所居雖正而不能無情故不覺而咸其腓當堅忍以持之不可苟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艮之止秉剛徳以止隱者也二陰之動否全視九三咸其股則所感愈深正三所當執若執其隨則往吝

隨者拇與股皆隨股者執猶主也三不自主而以其所隨者為主故云執其隨也三以止為正今隨二陰而動是陽不為主而惑于陰耶若不居而往必見羞吝故往吝也然二未甚動而言凶三已動而言吝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腓初欲動吉凶皆從此分焉有吝有凶舉其重者而言之也三之動蓋試之以拇又試之以腓其股動必其可以動而後動者故無有凶禍但雖得所欲亦可羞矣故不言凶而言吝也蓋情之所動未得則欲得而不自制及其既得則欲消理見而又自醜其所為亦

常情之必至者。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二陰雖動。未敢肆也。股亦動。則真動矣。是二陰不處。三陽亦不處矣。三以止為體。乃失其止。而志在隨人。卑下之甚。故云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兌之初。受感之始。受感正則正。受不正之感。則入于邪。故須守貞。乃吉而悔亡。悔亡者。悔即在所感之中。貞而不受不正之感。則悔即亡去。一受而悔隨之矣。不言

无悔者。无悔在事後。此則悔亡。乃在貞不貞之介。廹之甚也。若心不自持。而為憧憧往來。則百邪交萃矣。憧憧者。忡忡不定之貌。私心既動。朋儕亦從所思而合。將膠固糾紛。不可自拔矣。此爻傳註皆指心。蓋以位次當心言之。未妥。此爻專責九四受感。看其貞否耳。固是心作主。然却非自拇而腓。自腓而股。自股而心也。不然。拇腓股非心。何以動。豈待至此而始言心乎。況初之象已明言志在外。志非心乎。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甚矣感之為害也語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凡能守靜者心未必動于邪惟是有以感來游則不覺動而不自持一不自持而受其累不可悔矣故貞則吉而悔可亡以其未受感之害也憧憧往來則心之昏亂無復有正直強毅之氣朦昧而不光束縛而不大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也未肯以心受感也心不明肆失道未遠故可以无悔五說體而九以陽為用體用之間未肯決裂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雖非心然亦爲受感以此爲貞不亦末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

兊說也于象爲口上兊之主故其感爲口頰舌五受感而未肯披心上受感而形于口說未知其爲由中之言耶非由中之言耶是未可知也然動于感而應以口舌則以說人爲事而失其正矣但得失未分故不言吉凶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動于口舌之間其爲感亦末矣

吾于是而有感于感人之難也未嘗無實惠及人然而

人不感者。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有實昧而不知感有明負而不欲感。小人之常也。不但不感而且或非意相加怨有之吾亦不勝其不平。而區區于口舌之間以相曉喻。夫感則何用言。不感雖言无益也。夫小人之不足以口舌相感也久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非天地有時而不施也。而雨暘偶失其宜。物惟見怨而忘其施。況人生叔季之世。處君民親友之間。是非恩怨之際。欲以區區之惠。調劑其間。使人皆感之而无與我為參差者。安可得也。不亦小之乎。其為天地之間乎。蓋吾于咸之上

六而重有感于感應之際也。

☴☳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震長男。巽長女。夫婦之道也。有室有家。貴于長久。是以雷風為恒也。恒則亨矣。有常者。道自通也。凡不恒者。則情有阻塞。事有参差。恒則通泰。是以亨也。常能如此。咎何從生。譬之水然。水以流為通。然必不舍晝夜而後能達于大海。不然者。非半途而竭。為舟楫之病。則横溢而潰有漂没之虞。皆咎也。道雖貴于恒。而以正為主。恒者。

所以保其貞。貞者。所以善其恒也。恒則作事有常。是以利有攸往。如信者。所以為行之本。人而無信。其何以行之。有恒則有行之本。此恒之所以利往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天地之道。剛柔而已矣。剛柔須相輔以濟。乃可恒。剛上柔下。得其所也。雷風相與。巽而動。舉成卦言之也。卦惟雷風相與。為巽而動。為剛柔相應。巽以善動之用。則有剛之斷。而不失之暴。有巽之順。而不失之弱。剛以應柔。柔以應剛。交相資而互為成。是以可恒。若一偏勝。則不

可久矣。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之所以亨。所以无咎。所以利貞者。以其久於其道而不遷。乃能如此。非襲而取之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亦以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恒者。天地始終之理。循環于無窮。故為恒。若一有間歇。則是終而不能復始。非恒矣。恒之所以利有攸往。正謂其能始能終。終而又始。恒德常貞于天地之間。蓋舉恒

之德論之此天地之悠久至誠之无息非一人一事之利往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日月得天地不已之道而能久照四時變化不已萬物乃得以極其經歷孚育以遂其性而能久成聖人得天地至誠無息之道以久于照臨而天下化成天地之道非恒不運萬物之道非恒不成觀其所以為恒之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知矣不

言化成天下。而言天下化成。明著動變之化。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下不知。聖人亦不尸也。故化成天下者。人也。天下化成則神乎微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易方。恒也。立則人人可能而不易方。則非有恒。不能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君子之為恒也。自貞其德而已。非能強之人也。浚恒者。如洵浚之後。求人之深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所以全交也彼不能恒與我守其初也亦姑聽之而已乃求之無已夫其能恒也何待我求之其不能恒也求之深將益之羞惡而不可知之事出矣浚之雖正而人不受也凶之道也此百敗而不一利者故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聖人深言之物情不可盡也

九二悔亡

九陽也二非其所處也然在陰而不失其陽則能求于其道矣故悔亡也悔為二言之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能久于中。隨其所處。可以无悔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无常之人自然取羞。非不幸也。貞吝不可解。朱子曰。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不恒其德。只是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貞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无羞吝。此語頗明。然則凡爻詞之不可曉者。皆當依此解之。可無曲說之病。已而思之。殆亦未盡。蓋不恒之人亦嘗有正矣。但不能恒。致為正不終。並其所為正者。亦可羞吝耳。嘗

見改節之人猶以前日之節自多失德之士猶以前日之德自負或大閑既踰猶以小德自矜而不自知其醜皆所謂貞吝者也但九三以陽德處陽位正得其常處而言不恒殆不可曉意者下卦為風三處風之極風之作止不恒三亦從風之象而為无恒不以常理論乎程傳本義皆謂志從上六為不恒更不可解象方以雷風相與剛柔相應為恒乃又以九三上六為非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凡不恒之人極其變詐播弄人于掌握之中自以為豪

僻自以為得意自以為人皆莫能出吾之機而莫吾若也豈知其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哉非人不容彼之詐窮自無所容也人人傷心人人鄙惡人人畏避殆至于水落石出之日而始自知其無所置面目矣

九四田无禽

四震之體而欲動者也然處非其所勞而無功辟如田者无禽可獲也田非无禽也而有无禽之時四未嘗不可處也而有失位之時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之久。所以為震也。雷風合而成恒。則九四何以為非其位。所謂喻也。程傳本義皆謂陽居陰為非其位。夫三不以陽居陽乎。何以亦不恒。是以不可解也。但聖人以為失位。則是失位。諸家之強解。不敢信以為然也。大約此等之人。皆偏執一見而不可通于用。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執以為是。守而不化。自信為聖為賢。而終于無所成就。雖恒而無益也。所謂不近人情之人。強陽自用。而不可與進于道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德亦恒亦貞。祇以其為陰也。但宜于婦人。而不宜于夫子。然則執陽者。宜求之陽而順非所貴也。夫六五之宜為君也。亦既不一而足矣而此又以為凶何也。蓋論君德。則以柔下濟。而六為吉。論恒德。則君子固執之事。而亦為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有婦人之恒。夫子有夫子之恒。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

何以謂之振恒也。不恒而故。發憤而矯作之也。夫恒之為德也。本天地自然之理。不待勉強。人不能守其常心。而明白作為恒之象以示人。明示人之可信者。正其中情之不可測者也。而人益畏之矣。本不恒而為恒以濟其私。安得不凶。程傳以振為抖擻運動之意。如此。則是有意于恒者。即云不能久。如九三之承羞足矣。何以更凶乎。故不敢從。上居動之極。故有振恒之象。振恒大似從木立信。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欺人以為恒恒之賊也孟子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大无功之說也

恒之道具矣初則深求于人人之情也二則悔亡于己恒之驗也三不恒四不得其恒五恒也而有剛柔之辨六根也而無猒取之功雖各爻取象未盡其辭而恒不恒之得失亦略可觀矣乃吾于是而又感于浚恒之說也浚恒者以常理求人也求之刻固也亦不盡然也蓋有以真情相與深信其必恒而不恐以不恒之心意之

一切以恒心處之。望之。是亦浚恒之類也。豈知小人反覆變幻。不可方物。卒為其所罔也哉。卒之自投于陷穽之中。凶也。宜也。自取之也。又誰咎焉。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六月卦也。陰進陽退。故謂之遯。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累于世。身名俱泰。故亨。小者。陰也。朱子以比小人是也。利貞者。戒小人以正為利也。凡人誰肯自謂之小人。則此語似無着落。然有說焉。君子志于道德。未嘗不為

功名。小人志于功名。其實專為富貴。舉心動念之間。可自審也。何以利貞也。聖人之意若曰。陰陽乘除。天地自然之氣運。人莫能違也。小人志于富貴。雖與君子不同。但以安靜行之。富貴自在。不必摧殘君子。則世道亦享寧謐之福。已亦無噬臍之悔。何所不利。無如小人好與君子為仇。力之所至。殘害無餘。使世道大亂。未幾而天道反正。前日之所極力加于君子者。無不反受之。而或有甚焉。亦何利而為之。試觀自古及今。天道未有十年不變者。但肯不害君子。不害百姓。乘其氣運。以享自然

之富貴。是真能為小人。若害君子。剥百姓。自以為得意。乃小人之至愚至蠢者。而無如錮疾入於其心。千萬人一律。是可歎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而亨。謂遯去乃得亨。亨不必專在得時行道也。剛當位。五當君位也。應下。應二陰也。凡小人之進。皆人君容之。君若不容。何緣得進。剛方當位而陰乃漸進。是君應之也。此有責備于五之意。君既意向小人而浸用之。是小人得時之日。故遯而去者。乃與時行也。試觀寒暑之

序。時至則行。陽豈為與陰爭。不勝而後退者哉。陽遯而不與陰爭。陰遯而不與陽爭。所謂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陰陽互為消息。而成歲功。陰何嘗干陽。聖人所以戒人

小利貞。正欲其法天之運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浸而長。謂陰日浸而長。小人日浸而進矣。蓋剛既應之。則小人日浸而長矣。不可不以貞持之也。所以然者。小人之初。皆才臣也。九五當陽。能驅而使之。皆可為我用。

小人安其自然。以漸而進。不亦美乎。

遯之時義大矣哉

盈虛消息天地之數而利貞之事不可幾于小人惟有先幾而遯非徒以免身也使小人得以安意于進而不肆攻克之毒天下之元氣亦不至過傷所全實大蓋以退伏寓斡旋君子之出處無不與時相關故遯之時義甚大而不知者則以為一人之進退已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遯非以天為君子山為小人仍取陰進之象耳不然天下之物莫大于山天雖不可及山將安所遯

之。以山為遯世間無人物矣。若以天為遯亦無此理。天浮而有常。何得言遯。程傳。以山高起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為遠遯為遯之義。若然。則天初尚低。見山日長。遂又上進而去之。以避山乎。君子觀于陰進之象。思為遠小人之術。既不可犯其峰。又不可與之比。則惟不惡而嚴。最為妙法。凡矜意氣者。率以動聲色為能遠小人。非也。無益于惡。惡適足以厚小人之毒。不惡而嚴。既不染于小人。又不露惡。小人之跡。小人不能覺。亦終無以加于君子。夫是之謂真

能遠小人如夫子之于陽貨王孫賈是也盡禮盡敬而無所屈撓小人無敢不服若孟子之待王驩未免露圭角嚴則嚴矣未能為不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尾末也細也在小人初起陰初進之時形迹未大彰著視之小人橫行天地反覆之時不侔矣故為遯尾蓋初覺之始也初六非初六乃乾之初九也六初進而九初避也當此遯之日必有事與小人相搆者故厲惟有遯而去之以避陰長不可有所往也蓋當陽明之世忽中

小人之害。則意有未平。思欲別圖。亦人情也。故戒之。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凡與小人構而不可解者。皆競心未消也。但不為己私。不矜意氣。不勉答與望。權時審宜。可止則止。不往與競。不但心和氣平。小人之安心自息。且處置得宜。小人帖服。亦可弭激成之患。何災之有。以此知天下事。未嘗無處法。非厚養者不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此六二。即乾之九二也。陰日長。遯宜決。須有堅固之心。

乃可不揺故執之用黄牛之革。牛順也。黄中也。革固也。

中順自守。雖有善爲辭而欲留行者。莫之能説則遯決

矣。蓋君子小人消長之際當事者。每借重君子。以爲制

服小人之計而不知時不可也。故戒之以堅決如此如

程傳則上下方相與交固。何遯之有。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何公往而復返。志不固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則乾之三陽矣。初與二。二陰已進。而二陽已遯時事

漸不佳。三非有所係戀而不去。但處二陰之上。是為有職守。羈係迫于二陰。欲去而未能。故曰係遯。當此之時。要小人而力不能去之。身又為事所羈。而不能退。其疾可知。其危可知。于斯之時。惟有以遯為志。與時消息。以漸圖之耳。畜臣妾。又是一象。畜臣妾吉。以二陰言之也。臣妾陰也。當陰長之日而畜之。可以得善臣妾。此又就象中之所有而推言之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者。形神俱瘁。君子處小人之際。惟身當者。始知其苦

也畜臣妾吉言此時惟有此事為吉不可大有所圖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君子見幾以遯為好也四當無事之日未有陰侵而能審時察變以遯為志故曰好遯但同立于朝而為大臣原無分于君子小人而所處之時明有可遯之象其在君子意在實去實得所願道高而節榮安享山林之樂故吉其在小人雖未有決去之意而與君子處口中亦未嘗不言高尚或迫于名義或巧欲取名亦有勉強遯去者其實以退為進終南捷徑無日忘之寧知樂

道為何物。避賢為何事。不知遯之味。亦不享遯之吉否。如管寧華歆何嘗不同飲同耕。然其志趣可知也。為吉為否。居然可知。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寧好遯小人則否。雖聖人不能贊一詞也。

九五嘉遯貞吉

五正得位得時。陰未能干。而已決去志。不但君子嘆其勇決。即小人亦藉其光榮。故云嘉遯。遯之最嘉美者。其去以正。無所為而為之。真天下之吉人也。如兩疏殆近

之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正其志則功名富貴俱不能染之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遯者超然于雲霞之表無迹可尋鴻冥世外不染于世而莫能害之與我為徒而知我者其天无利可言亦無不利可言蓋樂道無悶遯世不悔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邪世不能亂功名富貴真于我如浮雲矣之人也使人可仰而不

可及可思而不可見求之古人其朱張之儔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天運之理聖賢之道洞徹于心當羣陽方盛泰運方亨之日早已見微知著超然物表所謂知幾其神乎未易言也其心无疑故長往而不返也

遯之一卦無交不往觀于遯而可以知所自處矣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使人人皆見幾君誰與處此又不然君子度其身有濟則以其身為王家之幹可也如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雖不遯無妨也苟無匡時之

才則亦為天下愛其身豈肯處羣小之叢而以其身為射的哉如以人人見幾為憂則吾未見無道之世君子皆連翩而去者也或有譽望素隆以去就不決喪其末路者有之故聖人不憂人之去而憂人之不能去惓惓接引于是為深矣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陰陽以調適為美故坤上乾下為泰一陽再進則為大壯大者陽也陽過而四為大壯也陽之所勝陰者以其

陽明而正也。故利貞。陽方盛長。君子得意之時。然又利貞。是知能任天下之事者。必能成天下之幾。勇于有為者。志非不壯。然必多敗。有恃輕銳而失之。韓魏公極愛蘇長公。及至授任。則抑而不肯輕予。是亦利貞之說也。吾于是而得持盈之道焉。凡處富貴得意之家。則強盛之日。皆不可不存戒懼之心。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所貴于陽者。貴其能動也。乾陽也。而雷奮之。是以剛動。故壯也。蓋天地非以剛動。則無以破積陰。而發陽和之

氣。君子不以剛動。亦無以運乾健。而除陰邪之私。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六大壯利貞。大而又正也。非以正解大也。正而大。大者。天覆地載。而萬物並育。正者。陽進陰退。而道並行。生生化化。而天地之情見于此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雷在天上。陽氣之充滿也。故大壯。非禮勿履。所以脩身也。聖賢之勇。皆從戰兢惕厲中來。嚴于自脩。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而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間也。苟非集義。不可

敓取也。此君子所以能用壯也。又有說焉。凡人得意之時。最易失檢。是以尤加謹焉。慎之又慎。惟恐私欲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語云。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陽固貴于能進。而非其時。非其人。則亦不可以輕動。壯之初九。對剝之初六。陽雖欲長。而陰氣方盛。壯于趾。乃陽之初時。猶未可。機尚有待。若不度而欲進之。以撩小人之鋒。其凶必矣。但其擊邪之志。則信于人。人亦壯之。

是有孚也。然而無益于事。此不善沉機。而以躁敗者。鬼怪輩。害事近之。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摯邪之志。雖為人所信。然窮于不得伸。而不能有濟。故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陽又稍壯矣。而以陽處二。不事暴露。正而以悔用。故吉。世之小人固欲去之。然聖人之意則欲化之而已。苟以小人之才。革心而為國家用。何取于摯搏。九二之貞吉。

蓋以兩相安之道行之不動形迹者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天下之道中而已矣中則不亢不隨君子小人兩俱無猜兩俱無患培養元氣而不至再有元黃之戰所全實多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以此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則陽與陰半力相敵矣陽壯之世何以云小人用壯此九三對剝之六三言也陽勢雖長而陰氣正盛陽欲凌陰而小人亦拚死力爭故云小人用壯言不相下也

君子自恃其正而不知不可以力勝輕發而無成矣所謂冥冥決事者故云用罔罔迷罔無知之貌也雖貞而厲矣羝羊觸藩羸其角兼君子小人而言之君子固其藩小人亦固其藩蓋兩敗俱傷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合羣醜而用其壯君子則罔然而自隳其成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之貞吉與二同皆以靜用其陽故悔亡藩決不羸剖其藩籬以大其虛受而不至于羸其角也所以然者雖

為君子，意見亦有不同者，如宋之洛黨蜀黨朔黨是也，自相參差，適足為小人開釁隙耳，藩決不羸，所謂合志同方，然後衆正彙征而可以有為，此斷斷休休，一个臣之事也，壯于大輿之輹，勝任而能載也，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當合天下之賢，以濟天下之事，無容並包，而能承載，此與初二三不同者，彼在下者也，事宜慎而不詳審則敗，四當軸者也，事宜任而苟退縮則亦敗，孟子曰，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可以往矣。與初不同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此六五非大壯也。剥之六五。處大壯之時者也。亦以小人而稱五位。方群小之合。呼吸運動。驅使天下。不啻如驅羊之易。自以為莫可誰何。不啻泰山磐石之固。及天運之轉也。羣陽並進。向之所謂雷動風行。如山之力。不覺忽然而失去。是喪羊于易也。羊者。五之羊。喪者。五喪之。易言喪去不難。不能以力爭。无悔者。如此得之。亦如此失之。得失自我。無可悔者。如新之莽。梁之溫。楚之玄。

皆以不可嚮邇之亢焰不覺轉盻失之非其力之不足

天命所去雖大奸極亢無所用之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云位不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此上即剝碩果之上變九而為六蓋陰終凌陽小人終云君子而奪其位以其卦言之當為坤之上六是以君子為玄黃之戰者當大壯之時容身無所如羝羊之觸于藩處不可下之勢欲退不能而值既窮之時欲進而

遂其意又不得，向之所謂驅合羣醜，而快意一時者，今則旁皇四顧，而救死無術，百敗而無復一利，然當其陽之未逼，禍之尚遠，其力猶壯，但能深憂慮患艱危其志，潛斂其兇威，默消其陰怵，多方補救，保全善類，則猶可以得吉。艱之云者，既欲回向于君子，必須與其類為忤，未受為善之利，先恐有召悔之虞，亦大費斡旋，故云艱則吉。蓋取路既錯，至此而欲為善，亦不易矣。嘗見小人橫恣摧殘君子之日，內中有一人焉，陰為斡旋，君子多蒙其福，及其敗也，得禍視諸奸人，亦最輕，或猶有因而

不失其故物者。此自是實理實事。但小人迷于宼邪。而不自覺故聖人特為指出以開其自新之路。非虛設其辭誘之以為善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當得意之日。不肯詳審。以至于今日。不能退不能遂。悔之何及。咎不長者。從此艱危。即是悔過之日。咎不復長矣。前以不詳致禍。後以不長名吉。亦理之易見者。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

天下之事。莫病于陰長而陽消。莫快于陽進而陰退。然

消息盈虛，天行之運，而人事之不齊，則得失胥壞征凶羸角，雖無妨于陽之進，而若人不得乘陽明之日，以顯其道，則自作之孽也，故聖人切戒之，非戒之也，理自如此，爲之指言之耳，從來好事之人，以意氣之驕，自附于豪華，而害天下事，大率如斯，是陽壯可貴，而亢龍有悔，非以其爲君子遂無尤也。